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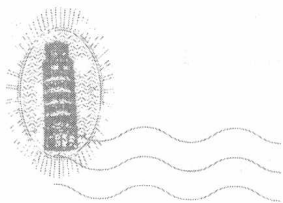
# 未出生孩子的信

## 给一个

法拉奇作品

[意] 奥里亚娜·法拉奇 / 著  
毛喻原 王康 / 译

LETTERA A UN BAMBINO  
MAI NATO



# 未出生孩子的信

法拉奇作品

[意] 奥里亚娜·法拉奇 / 著  
毛喻原 王康 / 译

LETTERA A UN BAMBINO  
MAI NATO



上海三联书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/ [意] 法拉奇著; 毛喻原, 王康译  
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0.3  
ISBN 978-7-5426-3208-1  
I. ①给... II. ①法...②毛...③王... III. ①自传体小说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12144号

Author: Oriana Fallaci

Title: Lettera a un bambino mai nato.

Copyright © 1975-2009 RCS Libri S.p.A., Milano

##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

---

著 者 / [意] 法拉奇

译 者 / 毛喻原 王 康

责任编辑 / 戴 俊 叶 庆

特约编辑 / 闫富斌

装帧设计 /  灵动视线

监 制 / 研 发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

<http://www.sanlian.com>

E-mail: [shsanlian@yahoo.com.cn](mailto:shsanlian@yahoo.com.cn)

印 刷 /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0年3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89千

印 张 / 6.25

---

ISBN 978-7-5426-3208-1/I·461

定 价: 26.00元

## 译者序

在灰暗、沮丧、表热内冷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我有幸读到了法拉奇的长篇纪实小说《男子汉》。当时，该书的汉译在中国先后出了四五个版本，我读的是外研版，在印象中，这是较好的一个版本。从此，我就喜欢上了法拉奇及她的所有作品。

初读《男子汉》给我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，就像我初读普拉斯一样，它们给我心灵的冲击总是让我难以忘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20 世纪，乃至 21 世纪的中国读者更需要去读法拉奇与普拉斯，而不是那些更为权威、更具知名度的杜拉丝、乔治·桑，甚至波伏瓦、吴尔芙们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正是法拉奇与普拉斯连同她们的辉煌作品一起构成了 20

世纪女性文坛的一种奇迹、一个异象、一座丰碑。那是人类灵魂视界至高点上的一道灼人的风景。我相信，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人世的沉浮，这一风景仍会在一种迷懵的氛围中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，重新去洗涤着人们对于过去苦难与悲壮经历的回忆，重新去激发起人们对于未来美好与公正生活的企盼。

在我看来，法拉奇与普拉斯是人类精神天空中两颗闪耀的明星。无疑，她们已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，某种珍贵的参照和某种让人理解生活、校正生活的启示性警醒。普拉斯深入灵魂，行走在人类感情的刀锋上，以诗歌的全部力量表达了人之现实生活的极度恐怖与绝望，以其自身的死来向世人展示何为真正的生；法拉奇植根于现实，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，以“新闻”的犀利手法传达了人之精神世界的玄光十色与起伏跌宕，以其顽强的生来向世人说明何为真正的死。两者殊途同归，就其生之绝望的抒发与生之公正的呼唤而言，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致，抵达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。

法拉奇在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有极高的声誉。这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。1993年法拉奇来到中国，在中国

社科院发表演讲。乘公共汽车前往听讲的学生不顾主办单位的反对，把整个演讲大厅及其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，场面甚是火爆和狂热。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站起来说：“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，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读您的书，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。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……我感谢您，我们感谢您，因为通过您的作品，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：勇气与自由……请您不要死……我们非常需要您。”

尽管在一部分中国的女性读者中，法拉奇显得有些“怪异”，因为她早年就发誓不结婚，不生孩子，从事的还是连男人们都无能望其项背的新闻事业，但在中国真正的知识界，法拉奇还是被人敬重有加的。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多次获奖（《空话与祈祷》获意大利班卡莱拉奖，《男子汉》获维莱吉奥奖，《印沙安拉》获海明威奖和国际安提伯斯奖，有关海湾战争的报道获麦西纳最佳新闻报道奖等），也不是因为如她的传记作家圣·阿里科所说，她取得了一般的新闻工作者用150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。她之所以受敬重，尤其在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中，主要是因为她已成

为一种象征，一种反对暴政和人类邪恶势力的象征；是因为她的作品与她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她始终在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。无论在越南战争、海湾战争，还是在対卡扎菲、霍梅尼、基辛格、邓小平等人的采访中，我们都能极其强烈地感受到法拉奇其人及其信仰的内在魅力。我想，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去细细品读法拉奇的作品（尤其是《男子汉》、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、《印沙安拉》及《风云人物采访记》中的优秀篇章）的话，我相信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其作品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激情、真诚与正义感的力量感动。法拉奇无愧为一个用自身生命来写作的人，她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反暴政的倾向，以及对社会公正的强烈呼唤，是当代同类作品中少有能比拟的。

如果说“神话就是与某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叙事故事”的话，那么，法拉奇已不仅仅构成一种现象，还成为一种当代神话。她运用文学化的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，并把她本人的一切思想与力量均突显在作品中。她带有仪式性质的惯常行为，使我们能够发现她、观察她、理解她，并体验她在进行自我剖析时感受到的乐趣。我们在她的作品中与她共同经历冒险事件，共同体验爱情滋味，共同分担哲学与

政治上的焦虑。正如圣·阿里科所说：“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，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。”犹如当年的格瓦拉、海明威，她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。

我认为，我们作为当代的中国人，没有理由不感谢法拉奇。除了她的《男子汉》、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，除了她1968年9月在墨西哥城面对反动政府镇压学生、向学生开枪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壮举，仅举以下一段小插曲，我们也有足够理由感谢她。这一插曲，对于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来说，还鲜为人知。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天安门广场上，马、恩、列、斯四幅巨大画像的消失，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法拉奇有关。

1980年，法拉奇来北京采访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。在采访中，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。法拉奇对邓小平说，她不喜欢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几幅卡尔·马克思、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、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列宁和约瑟夫·斯大林的画像。尤其是斯大林，堪称暴政与集权的象征。她对邓小平说：“真可惜！我本来挺高兴，但看见他们真令我扫兴。我真希望我能把斯大林画像从天安门广场取走。”邓小平当时回答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可以理解，但我不会满足



您的这个愿望。”第二天，星期六一早，当法拉奇再次穿过广场时，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她惊奇地发现，一夜之间那些画像已不翼而飞。当然，很可能在此之前，政府本身就打算取走画像，但要不是法拉奇的中国之行，这些画像也绝对不会取走得那么快，那么及时。由此，法拉奇的传记作者圣·阿里科还写上了这么一段话：“要是有一天，有人在法拉奇的墓碑上写上：此处长眠的就是那个取走了天安门广场上马、恩、列、斯巨幅画像的人，我想，她定会心满意足。”

1987年，我和我的朋友王康一起到一位先生家做客。先生家中有一个书房，其中两个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外文原版书。它们对我具有莫大的诱惑力。我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两本翻了起来。其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封面设计得非常精致，黑底红线银字。我打开该书的第一页，想浏览它的第一自然段。蓦然间，这段文字像附有魔力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的心怦然一动，顷刻就怔住了：“昨夜，我知道了你的存在，从虚无中逃逸出来的生命的灵光；我躺在床上，睁大双眼凝视着黑夜，突然之间我就知道：你就在那里……”

这是何等美丽的文字啊！有力、凝重、抒情，极富诗意。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什么书。备感激动与好奇的

我自然把书回翻了过来，再次重新仔细地阅读封面上的文字。哇，令我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，该书的作者竟是 Oriana Fallaci。难道是那个写《男子汉》的法拉奇？果真如此。

一旦知道这是法拉奇的作品，我就有些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，愈读愈陶醉，愈读愈兴奋。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冲动，想翻译法拉奇的这部小说，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。随后，我把该书借出，跑到附近的一家打印部，全文复印了该书。

1988年，我和王康，用很短的时间把该书译了出来。译出后，部分手稿在朋友圈子里传阅。凡读过手稿的人都一致叫好，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多得的好书。但由于国内形势突变，以及版权与出版方面的原因，此书一直未能正式出版，扔在抽屉里一搁就是多年。最近，我取出手稿又重新读了一遍，感觉它仍是那么不同凡响，情真意切。不把它推荐给更多的读者，实属一大遗憾。所以，我打算重新作出努力，让该书早日面世，以飨国内喜欢法拉奇的读者，算是对读者的一个小奉献。

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首次出版于1975年。它是社会历史、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，书一出版便在欧洲大获成功。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（以下简称《信》）在

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，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，它是写实风格与自由创作自然结合的产物。法拉奇自述，这是她酝酿已久的作品，是她“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”和“想象力这颗卵子”天然受孕的结果。《信》的主题不仅仅涉及文学史上从未接触过的内容：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缠绵恋情，而且涉及作者对人类生与死、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。无论从哪方面说，《信》都是法拉奇的不朽之作。尽管其篇幅短小，但其含金量较高，颇值得一切想生活得有些意味、有些分量的人细细品读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未婚母亲讲给胎儿听的三个寓言故事。这三个故事表面平凡，但却意味深长。它们具有极深厚与极丰富的象征意义及启示性力量。故事本身是朴素的，但却感人至深，让人读后总是掩卷沉思，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因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的简单的情节性故事，分明是对人类关于爱情、权力与公正的深刻剖析。我认为，正是这三个寓言故事构成了全书的重中之重。读者可以对之细心品读。

《信》之前的法拉奇总给人一种强大、刚毅、坚韧的印象，《信》中的法拉奇向我们展示了她性格中的另一面。这是一个儿女情长、柔情似水的法拉奇。该书中不乏大段抒情与倾吐

衷肠的段落，读起来让人感动心扉。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即使是在这样一本充满儿女情长的书中，法拉奇那种惯有的斗志和锋芒、鲜明的政治立场、对现实非议的深刻批判，以及对社会公义的强烈呼唤，都是昭彰凸现的。所以这是一部柔中带刚、刚柔结縈的书，是一本完全有必要去读，并且读后定会有莫大收获的书。

我们把此书献给读者，但愿大家喜欢。现在让我们读法拉奇，1、2、3，开始！

毛喻原

2009年9月于北京

献给：

那些不畏惧困惑的人；

那些不知为何要以痛苦和死亡  
为代价来摆脱疲惫的人；

那些把自己置于给予生命还是  
抛弃生命两难处境的人。

这是一本由一个女人献给  
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书。

——作者



# 1

那天晚上，我才知道你已存在：为了战胜虚无，一个生命降临到世界。当时，我睁开双眼躺在黑暗中，我蓦然确信你就在那里。你存在。仿佛一颗子弹射中了我，我的心停止了跳动。当你再一次撞击我时，无限的惊奇便在我心中涌起。我感到我掉进了一口深井，以致一切对我来说都显得那么恐惧、那么陌生。此刻，我幽闭在恐惧里，这恐惧渗透了我的脸颊、头发和思想。我迷失在这恐惧中。我知道，这不是对其他事物的恐惧，因为我不在乎其他事物；这不是对上帝的恐惧，因为我不相信上帝；这也不是对痛苦的恐惧，因为我不畏惧痛苦。这是对你的恐惧，对突然把你从虚无中抛出，让你

附着在我身上的这样一件事情的恐惧。

我从不曾急切地期望着你的来临，尽管我知道你有一天终会存在于某一时刻。我在这种意识中，一直在久久地等待着你。但我仍向自己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：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？是不是有一天，你会带着责备的心情冲着我大声哭喊：“是谁赋予你权利，让我降临到这个世界？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？为什么？”孩子，生活就是这样一种艰难的尝试。它是一场日益更新的战争。它所有欢乐的时刻全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插曲，并且你将为它付出太高的代价。我怎能知道把你遗弃将会更好？怎能认为你的确不愿意返回沉默？你无法对我说这些，因为你生命的诞生仅仅是一团勉强形成的细胞。也许，它不是生命，而仅仅是一种生命的可能。我希望你能帮助我，哪怕是点一次头，使用一种暗示。我的母亲就曾要求我给她这样的暗示，这也就是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理由。

你看得出，我母亲并不希望我来到这个世界。我的生命实际上起始于他人粗心的某一瞬间。为了不让我诞生，她每晚把药丸溶在盛水的杯中，然后流着眼泪吞下



它。她坚持喝着那种药水，直到那天晚上，我在她身体里蠕动，给了她重重的一蹬，要她不要抛弃我。当我给她这种暗示时，她正好把那杯子举到嘴边。她立刻翻过杯子，倒掉了杯中的水。几个月后，我便有幸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祸还是福。在我幸福时，我认为这不错；当我不幸时，我感觉这很糟。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即使在悲哀的时候，我也不曾为我生命的诞生痛感惋惜，因为我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虚无本身更糟的事情了。让我再说一遍：我不害怕痛苦。因为我们是伴着痛苦而降生、随着痛苦而成长的，我们已经习惯了痛苦，就像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手臂和双腿一样。事实上，我甚至不害怕死亡。死亡至少意味着你诞生过一次，至少意味着你战胜过虚无一次。我真正恐惧的是虚无，是不存在——那种由于偶然、过失和他人的粗心造成的我生命的不存在。许多女人都会这样问她们自己，为什么她们要让一个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？由此会导致饥饿、寒冷、毁灭和耻辱吗？它会被战争和疾病杀戮吗？她们放弃了那种饥饿将会被满足、寒冷将被温暖的希